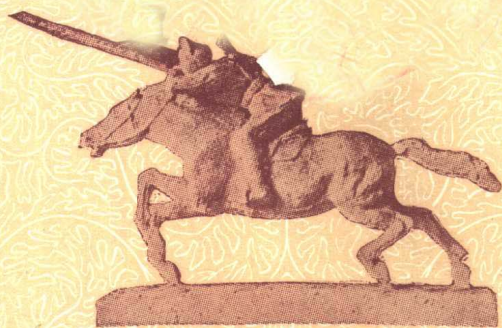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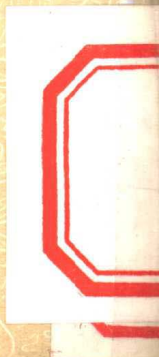


駐守邊疆的 衛國戰士

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

駐守邊疆的衛國戰士

解放軍短篇創作選

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書號 288

駐守邊疆的衛國戰士

編 者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

青年·團明聯合組稿

出 版 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

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

印 刷 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

字數 107,000

印數 70,001—118,000

一九五三年十月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三次印刷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集子，選載了‘解放軍文藝’上比較好的描寫解放軍保衛祖國邊疆的八篇短篇小說。它反映了我人民解放軍開進祖國的邊陲，追剿蔣介石的殘餘匪幫和帝國主義散佈下的特務土匪，以保衛祖國的安全和邊疆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。作者們都曾經親自參加了保衛邊疆的鬥爭。因而，作品的主题不但明確，而且寫得真實，人物明晰，故事動人，語言豐富、活潑。使人深為駐守祖國邊疆的戰士們的高度的愛國主義、革命英雄主義和忠實地執行黨的民族政策的精神所感動。

目次

駐守邊疆的衛國戰士·····	康致行	一
天山風雪·····	齊震霞	完
在內蒙草原上·····	安 謐	五
猛進高歌在祖國的海洋·····	李養正	六
雪山進軍·····	樊 斌	六
「額爾頓·毛勒」和「雪白馬」·····	霍 建	一〇
界碑·····	林 予	一三
九龍山上·····	胡 征	一五

駐守邊疆的衛國戰士

康致行

一

黑夜急雨從山上襲來，田間的水漲得往外流，嘩嘩的響。在狹窄的、泥濘的田埂上，一個個急行的人影在晃動。不遠的前面，一脈突兀高大、一起一伏的山峯，堵住了半個天空，像是在大風雨中翻起的驚濤駭浪一樣。

部隊穿過水田，在山脚下剛一出現，立即順着小路鑽進稠密的山叢中。行列裏傳出語聲：

「往什麼地方去？」

「爬高黎貢山。」

「好大的雨呀！……」

「你嫌大啦？」來了一陣嘲笑。

「背包把人壓的吃不住了，都溼透了，像石碑……」

「那是小事兒，任務要緊！走吧！這才是開始。」

雨把話聲打斷了，部隊的行列隱沒在暴雨下面的深山巨谷中。

還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旬的時候，雲南在勝利的形勢下起義了。到一九五〇年四月初，人民解放軍進駐到祖國的邊疆上來。七月，斂聲匿跡的反革命殘餘勢力，地主惡霸們叛亂了。他們在帝國主義的陰謀、策動和接濟下，成立了「雲南反共救國軍」，從高黎貢山的深山夾谷中，從那深密不見天日的原始森林中，像狼一樣的爬出來。八月八日，「第一路總指揮」李祖科帶領着匪徒，襲擊了固永區政府，殺害了工作人員；十一日進佔新岐村，搶走了十萬多斤糧食；十二日，他的部下魯國林搶劫了河西區政府；十七日，熊維崗匪徒襲擊三邑區政府；三十一日，匪首李祖科帶了幾百人進佔固東，準備向騰衝進攻……

謠言到處流傳起來：「李彌已經到了緬甸，準備反攻騰衝」，「美國同老蔣就要打來了，第三次世界大戰很快要爆發了。」……

邊疆在不安地波動着。

黃昏，戰士們坐在一塊草地上——這是從各駐勦地區抽出的機動部隊。天氣悶熱得使人心裏發燥。團長個子矮小，很精幹，他一隻手背在身後，一隻手揮動着。用濃重的北方口音，堅決地說道：

「同志們！馬上就出發。我們要徹底消滅這些傢伙，鞏固我們的祖國……我們有百倍的勇氣，能壓倒一切困難，完成黨和人民交給我們的神聖的任務。」

二

從騰衝到固東，在地圖上看來，僅僅九十多華里，但實際的情況是：這九十多里的地面，完全被山封鎖着。

部隊在長滿了荊棘野草的山路上行進。和風、雨，和山洪糾纏了一個多鐘頭，現在已經進到深山裏了。水田和房舍……什麼都沒有了。黑壓壓的山巒愈來愈大，一個剛挪向後去，又一個擋在眼前。小路狹窄的像條綫，彎彎曲曲從山根緩緩爬上，路陡得像上梯子一樣，被草叢和石塊掩蓋着。帶刺的野玫瑰的細枝條，被雨打得低垂下來，散亂的躺在路上，黑夜裏還可以看到大朵的、白色的花，散發着一種甜味的芳香。野藤的粗糙的長蔓，像韁繩一樣從懸崖上探下來，爬過小路，攀結到對面的大樹上。

尖兵班的班長王秋生緊跟着嚮導走在隊伍的最前面。起初還可以站着走，後來幾乎是爬行。小路很滑，他摸索着抓住路旁的草叢、岩石，跌跌撞撞地往上爬着。就在這漫長的斷斷續續的路上，他一步一步地、小心地邁着步，全身都在緊張着，心裏幾十次的重複着：「這才

是開始！」眼前的艱苦，祖國的建設和人民的幸福，以及自己的任務，……這一切都是「開始……」。山勢已經升得很高了，後面的腳步聲漸漸遠了。他站住腳，抓住路旁的小樹，回頭張望了一下，看看後面的隊伍是不是跟了上來。在迷茫中，只看見跟在他後面的小鬼于長根抓樹葉子搓手，又像猴子一樣的爬着。再後面，什麼也看不清了。王秋生蹬住草叢，站穩了腳，把兩隻手插在腰裏，伸直了一下身子，向四面看了看：周圍被叢山和密雨緊裹着，模糊一片，什麼也看不清。于長根問道：

「到頂兒了？」

「你是做夢呢！瞌睡了吧？」王秋生說。

「有一點兒。」

「跟緊些！前面路更難走了。」

順小路爬上傾斜的岩石上，石面蓋了一層滑膩的青苔，路的左邊是一片漆黑的溝。王秋生剛爬過去，突然聽到後面金貴驚慌地喊了一聲：「小鬼掉下去了！」

王秋生急忙返回來：「咋搞的？」

「解綁腿，往上吊。」金貴說着就開始解自己的綁腿。

「不用，用槍往上拉吧。」王秋生拿過了金貴的步槍又探着頭喊：「于長根！于長根！」

「滑的爬不上去！」小鬼在下面回答。

「先抓住手邊的東西，不要再往下滑了。」

「抓住一棵樹了……」

「來！撈住槍，我拉你上來。」金貴抓住班長的左手，王秋生探下槍去，猛一用力，把班長根拉了上來。說：「真笨！怎麼會掉下去！」

「唉！這地方！」小鬼身上痛的哭笑不得。「這要是北方該多好。我們還回北方嗎？」于長根想到了北方的大平原。

「不回。」王秋生搖搖頭說。

「回騰衝嗎？」

「不回。」

「就在這裏建設共產主義社會？」小鬼調皮的問。

「對了。」王秋生用堅定的口氣說：「就在這裏建設，眼前是征服這些東西，把這些搞完了再來第二步。我們什麼都要幹的，什麼都需要我們幹。聽見嗎？」

「聽見了，到那時候就好了。」于長根說。

「你還記得團長講的話嗎？」王秋生問。

「記得——『壓倒一切困難』。」

「你怎麼壓倒它？」

「把它壓在腳底下……」

這就是那出名的橫斷山脈的高黎貢山。高高低低交錯的山峯緊密的簇立着。峻峭的崖壁，像是用刀子削成的一樣。當你深入到裏面，就是不可思議的駭人的懸崖、絕壁、瀑布、奇石所堆砌成的龐然大物，上面開遍了不知名的花草，覆蓋着深邃陰鬱的原始森林。在那七千多公尺的高峯上，裝飾着終年不化的白雪，像玉柱一樣插在蔚藍色的天空中。這山脈由北向南，蜿蜒曲折，沿着湍急的怒江的西岸，像條條巨蟒，凜然不可侵犯的，雄偉的矗立在祖國的西南邊疆上。

雨愈下愈大了，像潑水一樣的澆下來，打得人透不過氣。戰士們的單衣水淋淋地貼在身上，雨水沿着背脊，像小河一樣地流下來，涼透了全身……四周的樹葉和石壁「刷刷」的吵叫着。

夜深了。隊伍在寒冷、疲憊、泥濘中，在長滿荊棘的險惡小路上，靜靜地、不停地向大山爬上爬着，爬着，爬着……

王秋生回頭看了看小鬼，于長根縮着脖子跟在班長的身邊，不時地觸着他的衣襟。王秋

生看着這個年青的孩子，心裏說不出地感動，他愛慕地說：

「你這個小傢伙，到什麼時候才會長大呢？」

「一步一步地就長大了。」于長根說。

王秋生驀地感到，我們的國家也正「一步一步地長大」。自己是個黨員，走在前面，開闢着這條艱苦的路，感到了無窮的力量。

三

大山伸入到深厚的、烏黑的雲層中了。急劇的狂風暴雨，加重了深夜的刺骨寒冷。幾個鐘頭的時間，山上和山下的氣候有了這樣的劇變，身體好像被浸在冰窖中了……

連長董明從下面搖搖晃晃地走上來，好像是用手提着兩條腿走的：「問問老鄉，山還有多高？」

「到頂了。」王秋生說。

董明看看錶，發着微微的綠光的短針正指在「2」字上：「好啊！整爬了六個鐘頭！」他向周圍環視了一下，山頭上只有這寥寥的幾個人，他笑了一下說：

「都掉光了。」轉過頭來向王秋生看了一眼：「你摔了幾跤？」

「十來跋！」王秋生說。

「不算多。」

「其他幾路的情形怎麼樣？」

「恐怕和我們一樣，也不會好多少。」

王秋生想着這一夜的情景，不禁笑出聲來了。

董明問道：「開過黨小組會了嗎？」

「開過了。」

「提出些什麼問題？」

「就是眼前的這一些，這是主要的。」

連長點點頭承認了，的確眼前這困難是主要的。隨即命令道：「你們班先前進。走快

點！」

路在山脊上，一直向着西南的方向爬去。這就是說：他們已經遠遠地超過敵人，要從北向南壓縮，截斷土匪北向高黎貢山主脈的退路，把敵人消滅在固東的平壩上。

忽然，遠遠的山叢中，出現一條白白的長帶。

王秋生用手一指：「前面什麼東西？」

嚮導說：「明光河。」

「到固東過不過河？」王秋生問。

「過。」

「離河還有多遠？」

「十幾里。」

「快走！」

路驟然衝下，兩側的山巒很快的在雨霧中升騰起來。烏黑的雲層，開始破裂，在頭頂上划動着，露出了微白的天空。雨成了毛毛的細絲了，黎明前颼颼的冷風吹來……

明光河擺在眼前了。

「能踰過去？」王秋生問嚮導。

「不行，水急。」

「能游過去？」

「恐怕也不行！」

河面閃着白茫茫的光，被掩蓋在灰色的濃霧裏，就像在黑暗中的一條白色緞帶，有一百多公尺寬，波浪奔騰着向南流去，撞擊着兩岸的崖壁，漫過重重的岩石，翻起了幾尺高的白

浪，發出了像霹靂一樣的巨響，山谷都被震動了。

突然，橋上有手電的光亮射出來，閃耀在水面。嚮導猛的停住了：「土匪佔住橋……」王秋生用手向後面一揮說：「停下。」

「這裏離固東還有多遠？」王秋生問。

「三十里。」嚮導說。

「旁的地方有路嗎？」

「沒有，只有這一道橋。」

王秋生兩眼直直的盯着那浮在江上的黑綫。嚮導繼續說：

「李祖科把住這一道橋，東面他就不担心了，別的地方過不去。」

王秋生說：「橋頭上有什麼東西？」

「這面有工事，碉堡。」

「還有什麼？」

「還有幾間房子，路上擋着一堆樹枝子。」

連長董明趕上來了，問王秋生：

「有情況？」

「敵人把住了明光河的橋頭，我們想先把它奪下來！」王秋生說。

「好！動作要快，盡量的抵近，一發現敵人打槍就撲上去。」

他們進到路旁的松棵中。王秋生壓低了嗓音說：「敵人控制了橋頭，在後面部隊到來之前我們要把它拿下來，大家整理一下。」

在矮叢中開始迅速地動作着，折下樹枝子刮去腳上和身上的泥，綁緊草鞋的帶子，手榴彈掛正了，子彈上了膛……這一切都是悄悄地進行的。

兩分鐘過去了。

「張川海。」王秋生叫道。

「有！」從人堆裏站起一個矮胖的戰士，正在揭手榴彈的蓋子。

「準備好了？」王秋生問。

「好了。」

「你跟我走，其餘後邊跟上來。」王秋生吩咐道。

「班長，我也跟你去。」小鬼子長根央求着。

「不要你。」

「要吧！」

「好，別掉到溝底下去。」

「保證。」小鬼裝出精幹的樣子。

三個人從松棵叢中走出來。

離橋頭約有五十公尺的時候，小路平直地伸向前去。王秋生、張川海、于長根，三個人彎着身子向橋頭運動，十多步就抵近了鹿柴。王秋生用手去扯，是一堆長滿了刺的樹枝，把手刺破了。他用槍把鹿柴挑開一個縫子，三個人爬了過去，繼續向前摸着，不讓腳步發出一點聲音來。又向前移動了十來步，王秋生去拉第二堆鹿柴的時候，橋頭上敵人的機槍向他們射擊起來。子彈打得很低，封鎖着下山的路口，王秋生突然向着機槍發火的地方還擊了一梭子彈；小鬼匆忙地甩出了一顆炸彈，在炸彈的火光中，看見敵人的機槍手倒下去了，其餘的敵人亂跑起來。槍的火花在青蒼的夜霧中閃了幾下，就靜寂了。王秋生追過了橋，匪徒們跑的無影無蹤了，周圍是黑烏烏的灌木叢和橡樹。

于長根氣汹汹地說：「班長，照着樹林子裏打它王八日的。」

王秋生說：「不准亂打！」

董明找到了王秋生，問道：

「有沒有傷亡？」